

教書、留學、從戎

吳嵩慶

八十回憶錄第一章

我一生沒有多大建樹，今天回憶起來，也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盡。

白崇禧蔡元培栽培

我在滬江大學四年級時，即已內定派我至寧波四明中學任商科主任，（滬江與四明均為浸信會所辦）。我的二弟嵩壽、堂弟嵩齡，均隨我在四明讀書，合約初為一年，期滿後續約二年。我的三弟嵩鶴早于民國七年夭殤；十五年冬，嵩壽又患傷寒症在校去世。這對我父母是空前打擊，對我也是無限傷悲，決心向校方辭職，離開這一環境。

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自廣州誓師北伐，勢如破竹，一般青年均抱投筆從戎之志，我也不例外。承好友陳舜畊兄之介，于十六年一月一日進入上海龍華衛戍司令部任少校秘書。司令官白崇禧（健生）上將，那時我還無緣謁見，主任秘書潘宣之少將是我上司。六月間潘主任派我赴國民革命軍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山東前線服務，我坐軍車由浦口至徐州轉隴海鐵路之新安鎮下車，起程北行入魯境，經郟城至李家庄總指揮部所在地報

到。是時我軍圍攻沂州府，護城河甚寬，易守難攻，守軍為孫傳芳內弟方永昌。我方曾請中央派一架小飛機，向城內散發傳單勸降，對方還曾送來一封覆信，中有一句：「爾為主義，我為親戚」，表示無法妥協。圍攻了月餘，每日白天休戰，夜間槍炮聲密集，始終攻不下。有一天，忽奉令撤退至三叉河，又逐步退至靈灣、清江浦、揚州而至鎮江，不久退回南京，而龍潭戰爭隨之爆發。勝利後前敵總部解散，我隨之失業。次年六月承潘宣之主任介紹，入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仍為白健生）為少校秘書支八成新，不料行軍至保定府時，得知辦公室取消，我又失業。當時我軍已進入北平，統一在望，決心請求出國深造。承白總指揮崇禧之介，蔡元培院長的栽培，得以赴法留學三年。于二十年夏，拿了巴黎大學市政學院畢業文憑回國。

九一八事變，就是在那年發生，接着又有上海一二八事變，事定後赴南京找機會。有一天與鐵道部總務司李浩駒司長通電話，李為我滬大同班同學，一年前曾在巴黎見面，他邀我立刻去一談。至則問我是否必須找市政工作，我說現在吃

飯要緊，他即拿出總務司名冊給我看，知道除二位科長外，最高職位是一等科員，問我肯否屈就，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答應。他立刻寫一簡單簽呈，跑上樓請會仲鳴次長一批，回來對我說：「今天就到差起薪，我替你安排單身宿舍。」從那一天起，我很少出鐵道部的門，自思留學前已擔任秘書，三年國外苦學後，反成為科員，糊一口飯吃，自覺無顏見人，于是睡于斯，食于斯，工作于斯，很少出門訪友。在鐵道部一年二月期間，我學會了打太極拳，圖書館裏可看的新書，都沒有放過我的注意，尤其是有關檔案的書六本，均加詳細研讀。那時對於整理資料，自以為頗有心得，曾作專題報告，供上級參考。

軍委會機要室秘書

二十二年夏，忽接留法同學汪日章兄來信，那時他任軍委會機要室秘書，（主任為毛慶祥兄），謂該室現有一中校秘書缺，問我願否屈就。這是一大好機會，我當然願意，隨着請假赴廬山，與慶祥、日章二兄詳談。次日晉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以下簡稱委座），委座一面看我

履歷片，一面問我：「你是滬江大學畢業的麼？」我知道舜畊入滬大讀書，為 委座所資助，所以對滬江有印象。後又問我留法經過，即說：「好好！好好工作！」我即鞠躬而退。我回到慶祥兄辦公室，不久待從官交來我的履歷片，上面

委座批示：「准派為機要科長」，我看了大吃一驚，我對慶祥說：「這絕對不可能，必是 委座筆誤。」慶祥兄認為不會錯，委座對你印象一定特別好。我請他務必當面請示 委座。次日清晨六時，日章兄打電話給我，委座囑即往見。我立即前往，至則見 委座正在庭前靜坐，胸腰挺直，兩手置膝上，移時坐畢入書室，囑我進見。微笑對我說：「你還是先做少校秘書，好好從小做起。」我心中無限喜樂，連聲道謝而退。因為我知道這是一件筆誤，能得如此解決，真是喜出望外。日章兄戲對我說：「委員長已以秘書賠償你了！」我也自知此秘書得來非易。這段小插曲，今天知道的唯有慶祥兄一人矣！

我在機要室服務了一年又四個月，是我一生最可懷念的經歷。在這段時間我歷練了機要幕僚，應守口如瓶，保守職務機密，也學習不少處理大事的來龍去脈，使終身受用不盡。有一段時間，我與慶祥、荻浪二兄，曾在官邸輪流值夜，主要工作是文件的收發。到差不久，即兼任密本股長，（實際上由丁于正兄負責，嗣由他升任股長），掌理 委座與全國政要將領間密電本之編製與配發，並協助黃季弼兄所主持的黑室工作（偷竊無線密電，名義似為密電股），也曾輔佐整理每天從各方面發來不同的情報，收發各首長往返

密電（由電報股負責翻譯，謝耿民與吳紹文二兄曾先後擔任此職多年）與文件手稿，在服務半年後，即由少校升為中校。

蔣公對異己者寬大

從 委座各項批示的文件中，實在也可學習到無窮的學問。有一件極細小事情，迄今回憶仍覺津津有味。當時各單位送呈 委座批閱的文件，其紙張格式大小不一，收集登記呈閱，實在感到雜亂，我心想何不加以統一規定，使有整齊劃一的格式，與毛、汪兩位相商，他們都表贊同，囑我負責設計。于是我根據各單位所送文件大小，擇其比較適宜的尺寸，擬定一標準格式，對於紋文、簽注、批示、登記、編號，均有固定的位置，並在右上角留一小方塊，以便填寫文件的性質，如：內政、外交、軍事、教育……等等，就用這一格式做一簽呈，呈請准予一個月內交各單位實施。這是一件小事，送上去後，不到一小時即奉批照辦，並且在文內「內政、外交」之下，批加「交通」二字，又批限一星期內實施。這樣細小的事，委座還看得如此仔細，可見對任何事，只要認為可行，無不予以支持，立刻付諸實施，實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使我今後有知無不言的勇氣。

那時，有一件事印象特別深，福建的陳銘樞早有叛變跡象，那年九月底十月初即陸續有各方面的情報來反應，我們偷電工作也特別緊張。有一天，我適在黃季弼兄辦公室，得知正截獲了一通無線密電，已譯出了幾個字，後經再三推敲，

竟將全文譯出，暴露了全面叛變計劃，立刻送上委座核閱。此乃敵人自己供給的資料，比任何情報可靠，這也說明為什麼 委座特別看重這一項黑室工作。那時黃季弼兄月薪為八百元，比任何人都高，他的助手×君，技術特別高明，他們時常收到特別獎金，委座也常直接寫信給他，稱為「季弼兄」，其受重視可知。不過，委座對於一切情報，只供參考，並不表示態度。十九日那天，委座還派了二架飛機，去接陳銘樞、蔡廷楷，明知其次日即將成立人民政府，而仍派機前往，這也可看到 委座對部下，甚至到了最後關頭，仍給予反省的機會。

委座的大度，還可從一則小故事看出來，三十八年 總裁駐節廣州東山時，我常在官邸。某日晨，大公報用頭條新聞登載投共某人公開指摘領袖。當侍從人員將此報送呈核閱時，領袖微笑說：「處他地位，不能不這樣說。」這位侍從出來告我們，看了這大逆不道的言論，我們大家都感氣憤，而 領袖泰然處之，其大度實非任何人所能及。

八字箴言訓勉空軍

委座的訓示，隨時均可領受，我感受最深刻的一次，是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敵軍發動上海地區全面戰爭，我空軍在杭州、上海、南京等處應戰，贏得第一回合重大勝利，敵軍從新竹基地起飛的木更津隊，幾乎全被殲滅。越三日，委員長在大校場召集全體飛行員與高級幹部訓話，事先已囑預備黑板，委座到時，先在黑板上

寫了八個字：「迴環審慎，精細密微」，接着解釋古人說這八個字的意義。認為最適宜于今日空軍，飛行員在海闊天空的高空，一方面應眼看八方，一方面也要注意每一細微儀器，稍有疏忽，即將予敵以先着，反覆叮嚀，愛護空軍健兒，可謂無微不至。最後還說，這二句不但適用於空軍，一切辦事方法，均可適用。這幾句訓詞，事隔四十餘年，給我多少年來，處事方法的啓示。

我在機要室工作時，值得追念的是能與李仲武兄訂交，他和他的太太都好客，我常到他家裏吃飯、下棋，成爲知交常客。仲武已于二十六年夏，自蘭州飛漢口途中，飛機失事殉職，今日回憶彌切友思！仲武任俄文翻譯，是從黃埔軍校開始服務的。他曾告訴我一小故事，東征行軍時，有一天他問 校長何時可打到汕頭， 校長在地圖上看了半天說：「十三天！」後來他又去問俄國顧問加侖將軍，加侖回答也是十三天。結果，果然第十三天攻下汕頭，英雄所見略同，于此事得到一證明。

愛才殷切虛懷若谷

還有一小故事，是四年前在紐約友人家，聽到一位彭君親口說明他第一次謁見 委員長的經過。他說：「 委座有一位機要秘書李仲武，抗戰前有一次 委座問仲武：『你有多少好朋友？那一位是你所最佩服的？』仲武以彭君對， 委座即言：『那一天請他來談談。』過不多久，彭君接到邀請，至廬山小住。住了一個多月後， 委座方始請他至海會寺相見，一談幾小時，

委座虛心徵詢意見，始終留心傾聽。彭君當時主持某報社論， 委座問他：『你爲什麼擁護我？』彭答：『我們要抗日，必須要有堅毅的領袖， 委座是我國目前唯一的領袖，自須得全民的擁護。』 委座又問他：『你爲什麼又反對我？』彭答：『國家事匹夫有責，我們不能只順從。 委座的意旨，要敢言直諫， 委座也應虛心兼聽全國的輿論，不應只聽左右的是！是！應聲。』

委座認爲我說得很對，于是更傾心的聽我高談闊論。彭君辭出後，遇到朱昭先，笑問他：『今天是否替 委座上了一課。』上面這一小故事，我想，彭君所述必是真實經過，因爲彭君不知我也認識仲武，當時在座的尚有幾位是 委座當年親信，彭君在美東作寓公，也無誇大其辭的必要。他的偶談經過，適足昭示 委座愛才的殷切！

二十三年七月間，航空委員會改組成立， 委座兼任航委會的委員長，仲武調任航委會秘書，不久意大利墨沙里尼商得我同意，派了一空軍顧問團來華，團長爲意國阿比西尼亞戰爭中民族英雄勞第將軍（Gen. Rodi）想找一位秘書擔任翻譯，其條件爲必須爲委會長所認識。有一天仲武打電話來問我，願否調航委會工作，我問待遇如何，他說：『與我相同！（月支薪三百元）』這自然比中校薪要高得多了。不久，奉准照調，我是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航委會到差，開始了我在空軍整整服務十年（欠五個月）的人生旅程！

航委會追隨蔣夫人

十年空軍，初任意大利顧問團勞第總顧問的翻譯，嗣勞第奉召歸國，由斯加羅尼將軍（Gen. Scaroni）繼任，我繼續爲他服務。（今年夏我道出羅馬，得知斯將軍已于數年前去世，留有一女，現寓羅馬，我因行程匆促，未及往訪爲悵。）嗣由航委會秘書調任寬橋航空學校秘書，一年後又調回任航委會秘書，主任秘書、經理處處長、最後一職爲一等軍需正（上校）經理處處長。三十二年一月奉調至黨政高級班受訓六個月，結業後即奉調至軍政部服務，離開我一生最可寶貴年齡（三十三歲至四十二歲）的空軍崗位了。

在這最寶貴時期中，最可寶貴的，當爲我有幸担任蔣委員長夫人的秘書了。經過是這樣的：廿五年三月原任航委會主任陳慶雲上校（那時空軍沒有將官）奉調爲航空學校校長，我被派隨陳校長爲航校秘書。那年十二月我方因事請假回鎮海老家，十二日晚請駐防在當地一位團長吃飯，席間他問我有無聽到特殊消息？我說：『沒有呀！』我心中犯疑，次晨特提前返校，經寧波途中，見報載頭條新聞「委員長在西安蒙難」大標題，急忙趕回學校，已是人心惶惶。又次日我接到南京電話，要我立刻飛往，方知蔣夫人要組織一委員會，在 委座蒙難期間，管理空軍經常業務。原來航委會委員長之下，沒有委員，設一位主任（原爲陳慶雲先生，後爲周至柔先生、錢大鈞先生，後又爲周至柔先生）。二十四年夏， 委座在某次會議中宣佈派夫人爲秘書長。此時蔣夫人即以秘書長身份，派空軍五鉅頭爲委員，即周至柔、陳慶雲、黃光銳、毛邦初、黃秉衡五位，也

請意大利斯加羅尼總顧問及澳籍馬梨顧問參加會議，我奉派為秘書。十二月十五日蔣夫人請五位委員午餐，我也蒙召參加。照常理，蔣夫人應該面有憂思，因為 委員長受劫持已數天，全國人心惶惶，中央正積極佈置討伐。但那天蔣夫人表現得非常沉着鎮定，始終微笑款客，席間還雜以笑語，使得氣氛比較輕鬆。于此，可見夫人匡助委座多年，經得起大風浪，其見解、其定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從那天開始，我為夫人服務。

追隨夫人工作，是我一生最光榮的日子。首先是委員會時期，委員會於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第一次會議，至二十六年四月十日結束，共舉行會議八十三次。首三次會議由馬梨顧問任紀錄，以後均由我任紀錄。委員會議結束後，航委會改組，我奉令升任主任秘書，從那時起我真正為夫人服務，我每天將主任所交下應請示的重要文件面呈夫人核批。每件公文上有中文摘要，另附有英文譯文（夫人派一位翻譯張老先生專司其事），夫人先看英文，再看中文，如有不明瞭的地方，再口頭詢問，然後親筆批于中文文件上。有一次在孝陵衛林園官邸，我正送一疊文件，呈夫人批閱，敵機前來轟炸，緊急警報已發生，敵機聲音已聽到。委座數次派員催促夫人赴防空洞，夫人口頭答應，但仍繼續研究公文，有條不紊，我也催夫人不要看了，夫人笑答沒有關係，直至警報解除，始終未離書室一步。又一次，我在夫人辦公室送閱公文時，委座推門進來說：「蘇州前線很好。」見我侍立，點頭微笑離去。有一次，我與陳納德因事相爭，夫人對

我說：「你得罪了顧問，應向他道歉。」我說：「此事我有理，我決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應向我道歉。」夫人聽了隨向陳納德說：「我們中國人認為拍桌子是一件極不禮貌的事情，好罷，你們兩人握手言和罷！」於是我們兩人熱烈握手，言歸于好。還有一次，那時我已任經理處長，四川梁山要築一大型機場，以接應盟國空軍，需要一筆很大經費，我請夫人幫忙，夫人說：「我們一同到孔公館去。」到時，孔院長遠遠看到我們下車，就用英語：「我知道你又來討錢了，因為你帶了會計來！」隨着拿筆批「照發」二字。此案如果用公文手續，不知幾個月才能辦通。又有一次，我用便條寫為某事需要多少錢，面呈夫人。過了一小時，我在辦公室收到侍從室送來 委員長親筆寫吳秘書親啓函，拆閱之下，原來是方才呈送夫人的便條，「委座沒有批，只在後面寫：「此致孔院長，中正手啓某年月日」字樣， 委員長字寫得比我還要工整，我看了又慚愧又感激，永不敢忘。

夫人對空軍的貢獻

蔣夫人對空軍的貢獻，當然不僅僅是這幾件小事，二十四年任秘書長後，所有空軍建軍大計，都有夫人一份貢獻在內。除上述西安事變時，夫人立刻掌握空軍管轄權安定人心外，據我所知，至少有下列各項：

- 一、聘陳納德中校為航校教官，此後對我國有重大貢獻。
- 二、經常與寬橋美顧問、南昌意顧問間做協

調工作。

- 三、顧問所提空軍五年訓練計劃之最後核定。
- 四、參與開闢上海第二戰場作戰計劃，為空軍奠定八一四的光榮勝利。
- 五、籌劃空軍志願隊，已組成一中隊，嗣後雖乏戰績，但已引起國際的注意。
- 六、策劃飛虎隊之成立與參戰。
- 七、促成美國第十三航空隊投入遠東戰場。
- 八、對空軍一切設施、計劃與各種制度之建立，莫不盡力襄助促成。

蔣夫人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對國家卓越的貢獻，自為全國同胞所永遠感念。蔣夫人以秘書長的地位，對空軍的特殊貢獻，更應為我空軍袍澤所永遠愛戴者也。

夫人待部下真是恩威兼施，仁愛有加。那時，財務處長王家驥也常在一起，家驥警告我：「跟夫人做事，須提高警覺，如夫人叫我王處長，必是犯了嚴重錯誤；如叫我CH，那必心情愉快。」我也有此經驗，如夫人叫我吳秘書，那必將訓斥；但如叫我Smith（主任秘書之縮音），必是有好消息相告了。

總統與夫人的慈恩

夫人的恩慈，永遠難忘，我離開空軍二、三十年後，夫人還是隨時照拂。猶憶五十七年我在唐榮新建了一座中興鋼鐵廠，那時我在南部，先總統 蔣公及夫人也寓澄清湖官邸，我渴望蔣公能來廠視察，特寫信懇夫人代請。第二天

總統即偕夫人親臨新廠，我在門口恭迎，下車時，總統前一步，夫人笑對我說：「我給你請到了！」一語不知含了多少溫暖。六十年三月我遭了重大車禍，第二天下午我在海軍醫院，得知侍從室打來電話詢問，當晚空軍派機送至台北三軍總醫院治療。次晨盧光舜大夫拿了一束花來到病房，面傳夫人關切之意，並謂這束花是夫人親自在花園中採來的。我把這束花保留，久久不忍棄去。光舜又言：「我們侍從人員看得多了，對某人總統關切，對另一人則夫人關切，很少有總統與夫人同時深切關懷如對你的。」方知昨日電話與飛機，都是夫人從中促成的，大德不言謝，惟有終身永銘感激于心懷耳！

成都城樓記黃光銳

二十八年夏，航委會改組，主任下設軍令、軍政兩廳，我調任軍政廳經理處，初任副處長，一年後升為處長。在担任副處長一年內，是我一生最輕鬆愉快的期間，經過是這樣：當時主任周至柔將軍囑主任秘書周鳴湘兄（接我任）徵求我同意，調任為經理處長，我說：「調經理處自應遵命，但不能担任處長，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經理工作，貿然担任，必將誤事。可否給我副處長職，以便有學習機會。」我還記得當時八大處人事都已發表，惟獨經理處人選遲遲未定，我懇求鳴湘老友務必轉懇主任給我副職學習。最後我奉命為經理處副處長，李祖佺兄發表為處長，李由會計室主任調來，薪水比我拿得少，又是多年老友，所以對我這位副處長特別優禮，我遲到早退

，不留心公文，他從不責問一句，使我有過分的自由。那時，人事處副處長為老友陳舜晔兄，我們兩人每天在成都城樓上散步。當時熱衷研讀易經，互相記誦問難，還作了一首英文打油詩，迄今猶存童心的回憶——

“Morning Walks

Every day

Pretty gay

Those nonsense talks”

一年後，我們兩人都升任處長，責重事繁，自無暇再溫舊夢，有時尚因職務上立場，互相發生爭鬧，城頭晨步之樂，遂成陳跡了，這是後話。

當年軍政廳長為黃光銳將軍，黃將軍原為廣東空軍司令。據說，陳濟棠蓄意反抗中央，使人扶箕，認為「機不可失」，滿以為天意已黃袍加身，遂通電起事，不料黃將軍不屑參加內戰，率領全部空軍飛機，直飛南昌投奔中央。委員長對于起義來歸的袍澤，自極優待，每人都晉升一級，也壯大了空軍陣營，其功不可沒。此時黃將軍主持軍政廳，也是 委座對他表示倚畀之重。黃將軍有一特點，案頭從來不積文件，公文隨到隨看隨發。許多不重要公文，我看他也不求甚解，但遇到重要事件，則找我們處長，當面研究商定。我對他這樣辦事方法，覺得非常乾脆，十分欣賞。

統一津貼擬訂經過

我在空軍服務十年，真正值得算為貢獻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實施「統一津貼」。我奉命担

任經理處長後，即派人研究津貼制度。那時共有六種津貼，每月發放津貼，須編造六份名冊，當時物價不斷上漲，其中一種津貼為法幣二十元，已不够買造名冊的紙張費，真是何苦來，于是提出一問題：能否把津貼合併計算統一起來？這看來簡單，做來複雜，尤其眷糧一項，係實物配給，按人口多寡計算發糧，調查統計手續實在繁瑣。當時根據統計，官士眷口平均為每人三個孩子；有人提議：能否一律發眷糧三口，超出三口的，比較少數，再計口補發。那就是有若干人沒有孩子或孩子較少而一律發給三口糧，將來市面上必將有大批眷糧出現。所以，除了應不應發問題之外，還會影響到空軍的軍譽。研究到這裏，又發生了一個待遇公平問題，孩子多的眷糧多，也就是待遇高；沒有孩子的高級軍官，領不到眷糧，形成待遇反減。例如：張廷孟上校沒有孩子，只能領到太太一份眷糧，（姨太太領不到眷糧。那時羅子綱兄常說笑話：這是有眷糧的太太，那是沒有眷糧的太太。）但其屬下一名司書有六個孩子，可領到七雙斗的眷糧，吃不完可出賣，補貼家用，司書生活較之參謀長還要優裕，照道理講，待遇高低，應依照階級高低來設計，方為公平合理。因之，當時研究把各種津貼合併統一以節省手續問題以外，引伸到研究階級間的待遇公平合理問題，似乎更為重要。于是有人提議：根據上述每人平均發三口眷糧的精神，階級高的另加，同時，為防止眷糧流入市場，（當時眷糧品質很差，有人乾脆把它變賣，另買好的來吃。）一併按市價核發代金。這樣，就形成最後定案的

統一津貼制度。大體規定如下：一、空軍軍官、軍士，除每人正薪外，另可得一份統一津貼。二、統一津貼按階級計算，校官爲六雙斗，尉官爲五雙斗，軍士爲四雙斗，一律發給代金，不發現品。三、代金按空軍駐在地市場糧價計算，由駐在地空軍最高階級單位主管負責向當地商會取得證明文件，送經理處核發。我把研究所得，製成詳細辦法，邀請各單位主管來共同商討，得到全體熱烈的支持。當時政治部主任簡儀先生（現在台灣）特別對我致意稱賞。公文送呈主任後，周主任祕書特別從重慶打長途電話問我：「這辦法需要很多錢，經費有無着落？」我答：「今年大約需五百萬元，我有把握勻支，明年以後必隨物價高漲而自然增多，這要你向軍政部去爭取。」于是公文轉呈軍政部，不久奉批照辦實施，贏得空軍普遍的稱贊。安定了空軍抗戰後期一般生活。後來我調軍政部服務，財務署孫署長告訴我，當年收到航委會這件公文後，曾組設一小組，對統一津貼加以特別研討，對所提辦法，明知須花很多錢，但沒有辦法駁回，不得不簽請同意實施。這統一津貼制度與同時設計的空勤人員高空特別營養制度，無疑的維持了當年空軍普遍的士氣。

二十年後，有一天，偶與空軍總司令陳嘉尚上將話舊，談到統一津貼對空軍的貢獻，我說：「那已是多年前的故事，大家都已淡忘了！」嘉尚兄說：「沒有忘！至少我沒有忘！」過了幾天，他請我去空軍總部，在他辦公室給我掛了一枚獎章，還邀了幾位老友，舉行小型酒會慶祝，給

我無限溫暖。有一天，在某一訓練單位，蔣公召我個別談話，他問到各軍種的人才，我說：「我對各軍將領很少接近，但我覺得空軍人才最爲整齊。」蔣公也同意。從大陸撤退，空軍人員沒有損失，這當然應歸功于當時總司令周上將，但維持空軍士氣，統一津貼也許有毫末的貢獻在內，私衷常引以爲慰。當年設計統一津貼，科長鄺心厚、祕書汪子柔二兄供給意見最多，這二位均未撤退來台，眷念故人，真不勝屋梁落月之思。

周上將的箴勉照顧

當年空軍五巨頭中，現在自由中國的僅有周至柔上將一位。從抗戰開始，至勝利戡亂撤退，周上將始終領導空軍，無異是空軍的保姆，功在國家。我對這位老長官常常感念的有二件事：其一，我任主任祕書時，隸屬有三個科，我對部下要求異常嚴格，常常大聲罵人。我的辦公室與李仲武兄爲鄰，有門相通，可據案相望，每當我大聲發脾氣時，抬頭總見仲武搖首示意，不覺立刻氣平。我知道自己缺點，而總改不過來。年終考績時，周主任給「量狹氣盛」四字評語，我得知後終身銘刻在心頭，特借道家語，寫了「降龍伏虎」四字（道家語：力制嗔怒忿念之意）以自箴，放在書桌玻璃板下多年。如果我往後稍能變化氣質，我實常常感念老長官給我的針砭。其二，是三十八年五月間事，那時，我擔任聯勤財務署長，計劃出差視察分支機構業務，自汕頭、福州、上海回廣州。但當由廣州出發到達汕頭時，氣

候惡劣，與福州電話聯繫，知機場關閉，數日內無開放可能。我不能長留汕頭等候，乃于次日事畢飛回廣州，改變計劃先赴上海。我是十七日到達上海，即赴央行洽辦匯款。那時，林孟工兄在央行任局長，老友相見甚歡，接洽自極順利。次日晨，因空軍總部與我寓所相近，特先去串門。至則周至公與孫桐崗兄、周鳴湘兄均在，言談間，至公問：「有無去看前線情況？」我說：「沒有呀！」至公說：「我們去看看。」于是打電話給江灣機場準備飛機，隨着同車前往。飛機在高空巡視，見大場前線有火頭七八個，龍華前線有火頭十餘個，且靠機場跑道甚近，浦東方面則平靜無事，飛機向南至嘉興、嘉善一帶視察後回來。至公表示前線很穩定，暫可放心。我辭出後，又赴央行辦事。又次日我再赴空總，一進門，至公即問：「你的家眷是否在這裏？」我答是，至公說：「你要把家眷送到台灣去！今天、明天我答應你搭空軍運輸機去，後天我無法保證了。」我才知道情況嚴重，昨晚敵軍已在浦口登陸，急忙趕回寓所，與內人相商，事態既已緊急，與其明天，不如今日。動員孩子們收拾行李，我另拿到二張輪船船票，交勤務兵攜帶家用雜物前往。我安排妥當後，自往城裏辦事，午間回寓則見人去樓空，趕往江灣機場，見內人及孩子們仍在鶴立候機，已等了二、三小時，幸不久已輪及他們。我自送他們登機破空飛去，心中一片漠然，我自省自己沒有遠見，未採取積極行動，早把家眷送至台灣安置；心中時存抗戰八年攜眷遷移的艱難生活，身心疲倦，不願重演。若非至公在最

後關頭給我特殊援手，那末，今日在台灣三十年孤獨生活，當然必影響我工作情緒與服務精神，目前是否尚在此人世間，也未可必，真是不堪想像。言念及此，不禁對這位老長官有無限的感激與愛慕。

軍政部軍需署工作

從三十二年七月起至三十四年三月止計一年另九個月，我在軍政部軍需署及兵役部經理處服務。經過如次：三十二年我在黨政高級班受訓時，軍需署署長陳良（初如）將軍領導全國軍需同仁，創設軍需獨立，承他厚愛，垂徵同意，于結業後調充少將糧秣司長。今日回憶，此次陳署長初公的栽培，實為我此生工作一大轉機，不但給我更寬闊的歷練機會，更導引我納入財務經理的終身事業，迨至五十三年自軍中退休，始終沒有脫離這一工作範疇，飲水思源，都是初公這次汲引開其端，為我終身所感念。軍政部的範圍，當然比航委會大得多，全國糧秣的調度補給，也非常經理小範圍所能比擬。猶憶三十二年八月間，委員長召集各軍事首長舉行黃山會議，在寬大的會場中，我坐在最後一排。第一天會議開始時，委座即帶來一高射炮士兵，囑他報告每天吃的主食，軍米僅有二十兩——照給與規定為二十五兩，委座遙指我，要糧秣司長回答，我沒有見過大場面，站起來正不知如何作答，幸虧長官們紛紛站起來，替我解圍。第一位軍政部何部長敬公首先說明軍糧碾製要有損耗。第二位後方勤務部俞部長樵公繼續發言，軍糧運輸、儲藏、洗

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

清。金

聖嘆評

天下才子必讀書

◎可資學術研究
◎可供欣賞
◎可供教學參考

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古文凡三百五十四篇，篇篇詳加批註，句句妙語如珠。八十磅米色印書紙影印，高級布面雙色燙金，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定價每部九〇〇元，特價八折七二〇元。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另加掛號郵資。

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三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台幣捌拾元

，至情至文感人至深，附珍貴圖照多幀。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中外雜誌社帳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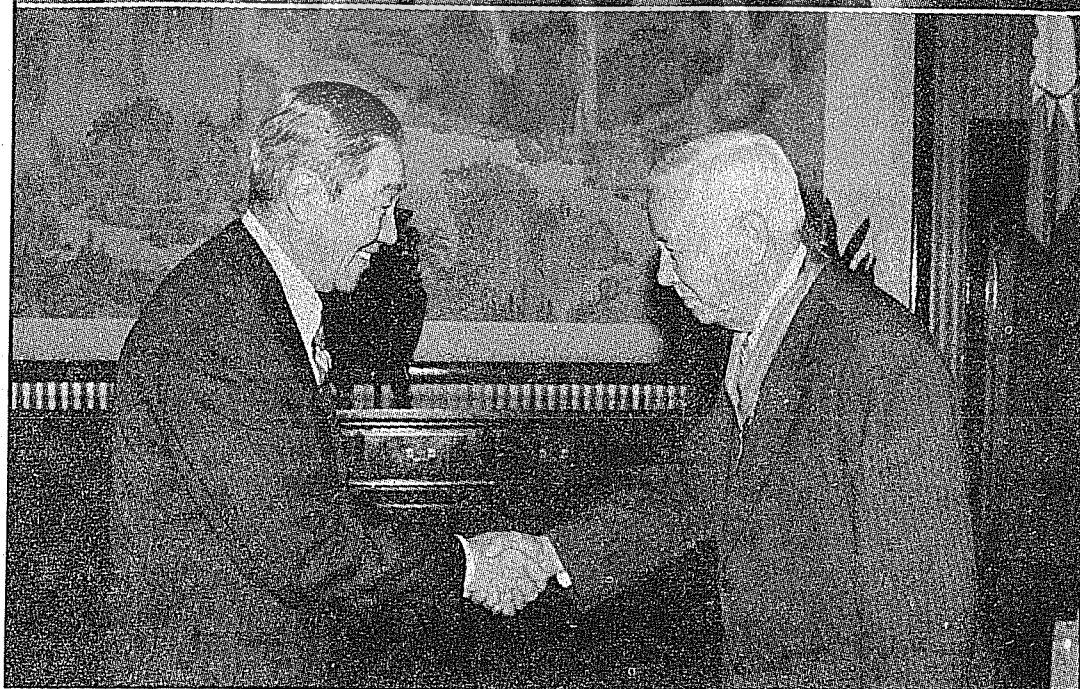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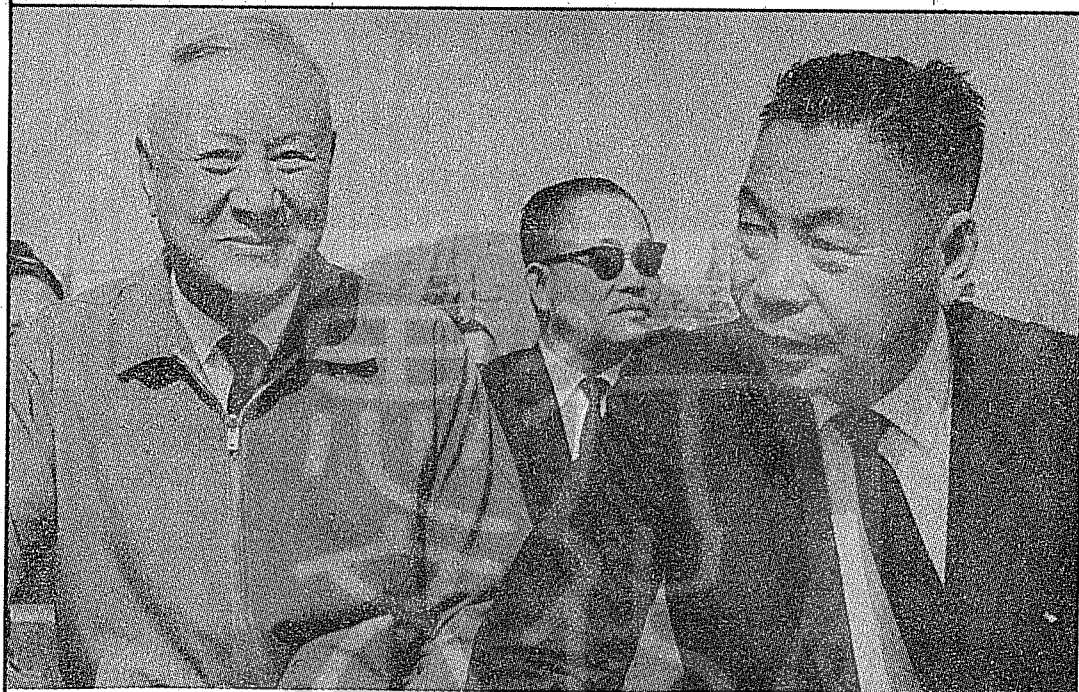
濯，均有損耗。第三位軍需署陳署長初公更慷慨激昂的陳述：「軍需領發軍糧，決不容有任何弊端，如果誰有剋扣情事，必嚴辦誰，我當負完全責任……」云云。委員長聽了各方面意見，很溫和的遙指我說：「會開完後你須在山上住幾天，一定要詳細查明報告。」這對我說是一件大事

。那時，王惕吾兄任特二營營長，王逸芬兄任團軍需主任，他們住在一起，會後我即赴他們家休息，並請他們協助調查。何部長敬公同部後也于部務會議中指示各部隊究竟有無剋扣軍糧情形，限十日內具報。我為此事會先後上了兩個報告，文稿現仍珍藏保存。

觀參人夫及石介公蔣侍陪軍將慶嵩吳（圖上）
影留時司公鐵網榮唐
影留時談晤統總前嚴與軍將慶嵩吳（圖下）



影合軍將慶嵩吳與（右）生先國經蔣統總今（圖上）
影留時談晤軍將慶嵩吳與（左）元魁長部高（圖下）



影合（左）生先曾石李與（右）軍將慶嵩吳（圖上）
（左）將上禧崇白與年早（右）軍將慶嵩吳（圖下）
影留時談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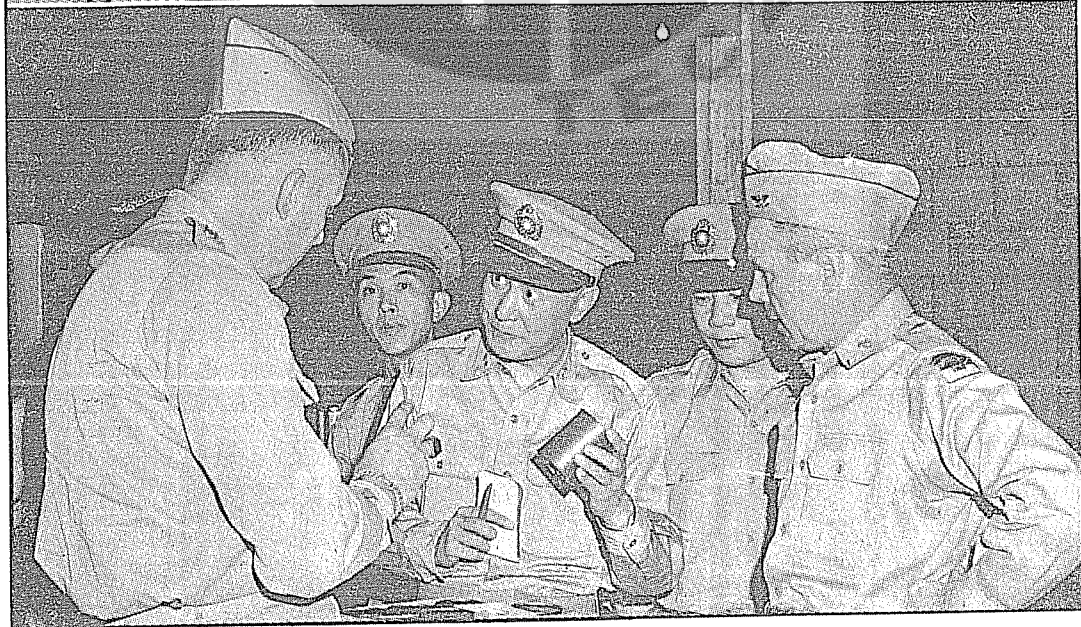


任右于(二右)章玉劉與(右)軍將慶嵩吳(圖上)
 影合(左)璉胡(二左)

(左)頌賢周(右)源清吳與(二右)慶嵩吳(圖下)
 後)峯海林及親母源清吳(二左)人夫源清吳
 影合(者立



(二左)忍堅蔣(中)列羅偕(右)慶嵩吳(圖上)
品禮贈致(二右)將上欽應何向等
第(左排二)軍將達宋偕(中)軍將慶嵩吳(圖下)
影留時心中兵甲裝觀參美赴次一



吳嵩慶：八十回憶錄插圖

另有圖照多張刊三十五至三十九頁

左圖：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吳嵩慶將軍在法國留影。

(文見二十八頁)



許正直：許世英軼聞趣事插圖

下圖：許世英(前排中坐者)任駐日大使時在中華民國

駐日大使館與館員及眷屬合影，前排左為參事王

芄生，右為王芄生夫人鍾賢英女士。

(文見六十二頁)

